

# 活化古蹟 在社區

## 回溯過往 今昔情



■舊大埔警署

舊大埔警署，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建築或法定一級古蹟，而是融匯香港歷史與變遷的時代見證。舊的古蹟活化，在新時代中可以找尋到新生命與時代意義，能夠延續古蹟的人文價值與精神。在一幅幅舊大埔警署的圖片中，能夠領略到的，是香港這座城市在文化與未來的空間塑造中，愈來愈強的生命力。

■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匯

■港督卜力與新界紳耆會面講述管治新界的原則。



■1937年的大埔墟。



■1905年的舊大埔警署。

古蹟散居在香港十八區的各個角落。活化古蹟，必然也要走進社區。大埔公共圖書館現正舉辦舊大埔警署今昔展覽，展期至本月底。一幅幅舊照片，搭配以活化成果與展望的規劃，市民得以了解舊大埔警署的往昔歲月與未來命運，甚至活化古蹟的樂趣和價值。

### 多元化建築群

展覽將香港本地歷史圖像展現出來，而且這種歷史的景象回溯，並不是奠基在大而宏觀的歷史敘述中，而是扎根在社區裡的歷史和人文啟蒙。漫步在香港的十八區中，在本地化的情感催變下，對香港歷史的記憶，會變成一種細化或是網格化的人文追尋和回憶。在本地保育思潮漸漸風行的今日，每一處古建築、每一處具有歷史價值的區位和地理標誌，都可以成為解讀香港歷史、講述香港故事的重要方式和途徑。

舊大埔警署，如今已經是香港法定的一級歷史古蹟。它位於大埔的運頭角里，在今日照耀攘攘的人流和喧鬧聲中，這裡周圍已經成了一個商業圈。沿着廣福道向上，可以找到舊大埔警署的建築。這是一個建築組合群，組成這一建築群的是主樓、飯堂以及職員宿舍。這一建築群具有非常鮮明的殖民時代特徵。整體來看，舊大埔警署的建造風格簡單而純樸，但最能體現這一建築群域外特點的，便是遊廊，當然，也包括生長、根植其中的偉岸大樹。屋頂的煙囪，頗有西歐牧場的恬靜之風；而磚瓦的佈局，又有東方建築的莊重和威儀。概括言之，在簡單的建築架構和組合中，也能夠感受香港東西合璧、華洋雜處的多元文化特徵。

有放學之後來到圖書館的學生向記者表示，居住在大埔很多年，以往較少關注周邊歷史古蹟背後所蘊涵的美感或歷史故事。今次在公共圖書館舉行展覽，非常容易接收和學習到有關舊大埔警署的歷史資訊和知識，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。



■古蹟活化，應奉行寧缺毋濫的原則。圖為孫中山紀念館。



■大埔公共圖書館現正舉辦舊大埔警署今昔展覽。



■1899年，新界紳耆合影。



■新界勘界委員會豎立界碑。

### 追溯新界歷史

舊大埔警署建立於1899年，其所在的運頭塘山，在香港歷史中是一個較為特別的地點。英國在甲午戰爭之後，以條約的方式強行向清政府奪取新界地區。英軍在佔領新界地區後，便是在這地點舉行升旗儀式。因此，這裡也是殖民時代的一個見證。其後，在長達九十年的時間中，這裡一直被用作警署，一直到1987年，才被棄用。而相關資料也顯示，早期的舊大埔警署是由一名歐籍警官帶領，轄下有20位印度警員和4位華籍警員駐守。可見，在早期香港的警務機構中，華人警員所佔的比例並不高。

今次展覽的不少圖片，展現了大埔警署早期與香港歷史的淵源關係。新界有不少原居民，由於英國佔領此地，新界居民的抵觸和反抗情緒亦很高。當時的港英政府為了統治的穩定，不得不與民眾接觸溝通。其中一幅圖片，展現的便是港督卜力與新界紳耆會面，向大家解釋管治新界原則。不僅如此，當時的新界勘界委員會

的英華雙方代表，在巡視沙頭角時，豎起界碑的景象，也以照片的形式記錄下來。

從舊照片中可以看到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早期大埔市鎮中，場景是典型的中國化集鎮生活樣態：擁擠而窄小的街道、不盡的人流、穿著簡單而破舊的民眾、矮小的街邊建築。這是舊日香港的真實寫照，也是生活在最底層的香港人最為真切的生活。而這一切，與當時港島的電車、馬場、霓虹燈、西餐廳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

### 化作藝文場地

日前，政府公佈新一期的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的名單。引人注目的是，景賢里竟然流標了。官方解釋，因為社會各界對活化古蹟的要求和期望高，所以參與的團體所提交的方案，未能讓評審成員滿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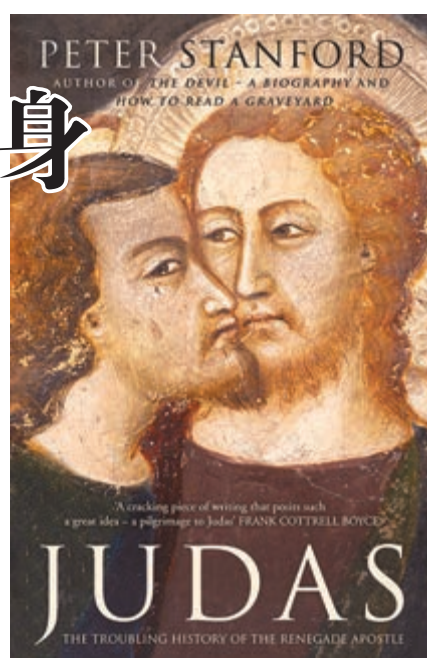
這不是一件壞事，有文化學者便指出，歷史建築的活化，其實是在保存原有建築基礎上的一種新的功能發掘和賦予。有業界人士更認為，本港欠缺藝術創作及展覽場地，在寸土寸金的社會經濟形勢下，歷史、人文、藝術等領域的發展所需要的空間要求，除了在新建場館中求得突破之外，原有場館——包括歷史建築物在內，在善加保護的基礎上，也可以成為新的空間。例如，荷李活道的前已婚警察宿舍的活化，便是非常成功的例子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活化古蹟應該本著寧缺毋濫的原則來進行，以求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。若反其道而行之，則活化效用不能發揮，又會被社會、學界、業界以及保育團體質疑。

據了解，在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推動下，舊大埔警署及其周圍的景觀，未來將被注入新的生命力，以重現往日的風光。資料顯示，復修後的舊大埔警署，其主體建築將用作啟迪教育活動的營舍，原本的飯堂則用來推廣低碳飲食與生活，而舊有的羈留所和槍房，則用作文化推廣場地，成為古蹟展覽館。整體而言，新的舊大埔警署，將會是保育活化之後的永續生活之地。

## 走東走西

# 魔鬼化身

文：余綺平



猶大，耶穌十二門徒之一，為了三十枚銀幣（相當於一個奴隸的身價）出賣耶穌，導致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。羅馬教宗里良一世形容：「猶大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和最不快樂的男人。」

可惜基督教《新約全書》裡，講述有關猶大生平和性格的篇幅，着實不多。《天主教先驅報》前總編輯、專門研究基督教早期歷史的作者斯坦福（Peter Stanford），最近出書《猶大》（Judas），分析了猶大的出身背景，以及對後世的深遠影響。

過去二千年來，猶大的身影出現在無數的文學藝術作品裡，如：著名壁畫《猶大之吻》（喬托，1305年）和《最後的晚餐》（達文西，1497年）；小說和電影《基督最後的誘惑》等，猶大均以不同面貌出現，惹起爭議。甚至現代搖滾樂裡，美國百變天后Lady Gaga的《猶大》一曲歌詞，她高唱愛上猶大，願意用頭髮為他擦腳，她希望世人寬恕這個基督教叛徒。

根據《新約全書》記載，逾越節之前，猶大與祭司在客西馬尼園訂約，「我與誰親嘴，誰就是他（耶穌）。你們可以捉拿他。」《最後的晚餐》畫中，達文西將猶大放置在陰暗處，他表情驚慌。耶穌被捕定罪後，猶大後悔了，要求大祭司收回銀幣釋放耶穌，最終被拒。猶大上吊自盡，他倒頭墮落，腹裂腸流。猶大由始至終是悲劇人物。

斯坦福為了搜集猶大的資料，親自前往耶路撒冷，去人跡罕至的希臘僧侶寺，去猶大與祭司訂約的客西馬尼園，和埋葬猶大的血田。《聖經》裡耶穌的眾多門徒中，只有猶大被特別強調他的生長地「加略人」猶大，但斯坦福發現，猶大其實是生長於猶太人聚居地朱迪亞（Judea，古羅馬統治時的巴勒斯坦南部），而非加略。

猶大的生長地，注定了他具備了猶太人的所有特徵。猶大在信徒中主管財政，他生性貪婪，會「從款項裡拿些出來給自己作酬勞」。他的行為如同竊匪，難免為了錢財出賣耶穌。猶太人在世人眼中是放高利貸的「吸血鬼」，所以斯坦福認為，過去幾個世紀以來，猶大成為遭世人譴責，以及反猶太人的中心人物。

由中世紀開始，猶大被形容為「魔鬼化身」。最具代表性的另一幅《最後的晚餐》（Jorg Ratgeb, 1519年），畫中的猶大格外顯眼，他有一頭代表「邪惡」的紅髮和鷹鼻，極像猶太人的長相。

直至資本主義興起，銀行收取貸款利息屬理所當然的經營之道，但當時的教會仍公開指責這種收利息的行為。斯坦福認為，這顯然與猶太人的放貴利有關。

《每日電訊報》評論斯坦福的《猶大》一書時承認，兩個世紀以來，猶大的名字與反猶太人的行為連結在一起，像人所共知的納粹暴行和發生於一八九四年轟動一時的「德雷福斯案件」。法國上尉德雷福斯是猶太人，他遭軍事法庭指控向德國出賣情報，被判處終身監禁。結果他坐了十二年牢獄後，始沉冤得雪。文章認為，猶太人和猶大的貪婪賣主行為，似乎在事隔二千年後的今天，依舊分不開。

當然，也有人替猶大翻案，如諾斯底教徒偽造《猶大福音》，歪曲歷史，指猶大是奉耶穌之命以完成上帝的救贖計劃。還有，百變天后Lady Gaga期望寬恕猶大之外，英國著名作家德·昆西（Thomas De Quincey）在一八五二年的文章裡指出，猶大像革命家，激發猶太人起義抗爭。英國著名作曲家埃爾加（Edward Elgar）在一九零二年的清唱劇《基督使徒》（The Apostles）裡，更形容自己和猶大一樣，患上抑鬱症。

## 粵劇推廣刻不容緩

為慶祝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40周年院慶，學院早前舉辦了名為「南國紅荳 壯苗香江」粵劇工作坊，由資深粵劇戲曲音樂大師劉永全及香港著名畫家王碧影擔任嘉賓。是次講座以「粵劇的起源」、「粵劇的文學性」、「粵劇與地方文化的結合」、「粵劇中的小曲和曲詞」和「與粵劇戲曲有關的藝術性」五個範疇作主題，劉永全更即場以小提琴演奏粵劇的音樂元素。



■粵劇戲曲音樂大師劉永全（左）及香港著名畫家王碧影。

粵劇予部分人有老土的感覺，但劉永全表示，粵劇講述歷史故事，服裝和佈景都是古代的，才會給人老土的感覺，而時下年輕人又愛看現代劇，自然有「代溝」。但粵曲在曲詞、曲意和唱腔上都融合生活，特別是廣東人講廣東話，而粵劇又以廣東話唱，並不難接受。

王碧影是擅於結合粵劇，以水彩形式繪畫廣東大戲的畫家，她指有人可能對粵劇不感興趣，卻對藝術有興趣，若能從藝術方面引起觀眾的興趣，吸引新的群眾，對推廣粵劇有很大的幫助。她憶述，兩年前在中央圖書館舉辦的廣東大戲畫展中，有不少中小學生來參觀，當時有一幅花旦正在推車的畫，惟小朋友不知畫中有車。王女士就以該畫講授粵劇知識，她說：「花旦手中拿著兩塊布，不斷前後推移，而布上有圓圈，那就是車。」

作為畫家，在創作的過程中理應有很多發揮空間，被問到繪畫廣東大戲時是否有局限？她坦言，作為藝術教育工作者，要以畫來推廣粵劇，在繪畫過程中當然不可出錯，例如角色的衣服、頭飾和動作都要依照廣東大戲的準則。但談到發揮創意，她指只是表達方式的不同，例如《貴妃醉酒》中，畫楊貴妃久等唐明皇，酒醉後坐下的場面，貴妃的服飾皆依照廣東大戲的要求來畫，但背景中綠色的圍幕就足足用了十八種顏色，宮外的城門和月光亦是她創作出來的。而另一幅同樣名為《貴妃醉酒》的畫，貴妃雖然站着，但她就以《富春山居圖》作背景，即使人物的服飾有所限制，在顏色控制和背景佈置上亦能發揮創意。

年輕人很少接觸粵劇，亦不明白其內涵，劉永全便透露，移民加拿大前也不敢告訴別人自己學粵曲，而王碧影也指，她兒時亦覺得粵劇不合時宜，但接觸後則完全改觀。她說，老一輩的人是以欣賞的態度來接觸粵劇，但年輕人則以新奇的角度來看待粵劇。她建議年輕人如果對大戲感興趣，可參與校內外有關粵劇的課程和講座，甚至去看一齣大戲，了解大戲到底是甚麼一回事。她強調推廣粵劇是長遠的事，盼各界多多支持。

### 「南國紅荳 壯苗香江」粵劇工作坊

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梁文玲